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唐 敬 臬 選 註

墨 子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。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。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。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、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、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刊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北宋，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傳奇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注釋刊載每頁之末，按檢至便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敘

一 墨子傳

墨子之年代

墨子何時人，太史公僅爲傳疑之辭，曰：『並孔子時；或曰：』在

其後。』

（史記孟荀列傳）

於是，墨子之年代，遂爲學者所聚訟。漢書藝文志謂在七

十子之後；後漢張衡謂當子思時

（後漢書本傳注）

畢沅謂六國時人，至周末猶存

（墨子序）；

汪中謂在宋景公時代

（述學內篇卷三）；

孫詒讓謂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，

而卒於安王之季

（墨子後語）；

胡適之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，死在

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

（哲學史大綱一六七頁）。

梁任公墨子學案附有墨子年

代考，於墨子生卒年代考證特詳，謂當生於周定王初年（西紀前四六八至四

五九、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，卒於周安王中葉（西紀前三九〇至三八二），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，似較確當。

墨子之生地 而墨子生地，古來又不一其說。呂氏春秋當染篇、慎大篇高注，謂是魯人；文選長笛賦李注、荀子修身篇楊注、葛洪神仙傳、鄭樵通志，均謂之宋人；而清儒畢沅、武億，則均謂是楚之魯陽人。宋人、楚人之說，前人已多駁論，不能成立。依本書所載事實考之，似當以魯人之說爲是（如貴義篇云：『子墨子自魯卽齊；魯問篇云：『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，以迎子墨子於魯；又公輸篇云：『子墨子聞之，自魯往，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。』

墨子之事蹟 墨子名翟，姓墨氏，生於魯。魯惠公時，周史角來魯教郊廟之禮，其裔有留魯者，墨子學焉（據呂氏春秋當染篇）。史角之學，出於史佚，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，蓋爲此也。其居魯也，魯君問以禦齊之法，墨子教以尊天、事鬼、愛利百姓、交好鄰國、舉國而從事於戰（見魯問篇）。楚惠王時，魯之巧人

公輸般爲楚作雲梯，將以攻宋。墨子聞之，自魯往，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。見公輸般，且因以見楚王，陳非攻之義；王及公輸不能難，而攻城之念不衰。墨子乃與公輸角攻守之技，公輸九設攻城機變，墨子九距之；公輸之攻械盡，墨子之守圉有餘。公輸般詘而曰：『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』墨子亦曰：『吾知子之所以距我，吾不言。』楚王問其故，墨子曰：『公輸子之意，不過欲殺臣；殺臣，宋莫能守，乃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，已持臣守圉之器，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。』楚王曰：『善！』乃止不攻宋。（見公輸篇）其後楚魯陽文君欲攻鄭，墨子說而罷之；齊欲伐魯，墨子又說而罷之。

楚惠王五十年，墨子至郢，獻書惠王。王受而讀之，曰：『良書也！寡人雖不得天下，而樂養賢人。』墨子辭曰：『翟聞賢人進，道不行不受其賞；義不聽不處其朝；今書未用，請遂行矣。』王使魯陽文君追墨子，以書社五里封之，不受而去。（渚宮舊事二）越王使公尚過以車五十乘，迎墨子，請裂故吳之地五百里封焉。墨子

謂公尙過：『子觀越王之志何若？越王聽吾言，用吾道，則翟將往，量腹而食，度身而衣，自比於羣臣，奚以封爲？越王不聽吾言而我往焉，則是吾以義糶也。鈞之糶，亦於中國耳，何必於越哉？』（見魯問篇）

晚年至齊，說齊太公以非攻之義。在周安王之十餘年時歿，年約七八十歲。
孟子曰：『墨子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。』莊子曰：『墨者多以裘褐爲衣，以跣踣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。』又曰：『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！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。』

二 墨子書及其注校

墨子書，漢書藝文志載稱七十一篇；隋書經籍志載稱十五卷，目一卷；宋中興閣書目載稱十五卷，六十一篇，蓋七十一篇中已亡其九矣（其闕佚當在唐中葉以後）。今本卷數同隋志，篇數則僅存五十三篇（所佚十八篇中，八篇尙

存目錄；其他十篇，並目錄亦亡。）

墨子書多非墨子自著。如親士、修身、所染三篇，全無墨家口氣，當爲後人僞託無疑。法儀、七患、辭過、三辯四篇，乃掇拾他篇餘論爲之，疑亦爲後人僞作。尙賢以下至非命，每題各有三篇，則爲墨子三派弟子，各記其所聞師說；篇中皆有『子墨子曰』字樣，此其證也。經上下、經說上下、大取、小取六篇，卽魯勝所謂『墨辯』；其中經上下二篇，或係墨子自著。耕柱、貴義、公孟、魯問、公輸五篇，乃爲墨子弟子輯集墨子一生言行爲之，體裁略同論語。備城門以下十一篇，專言守禦之法，亦爲弟子所記錄。

墨子之學，雖一時風靡天下，其後寢息。後之學者，又惑於孟子之說，此書之研究者遂少。其在歷史上所著錄之注釋書，以晉書隱逸傳所載魯勝之墨辯注爲嚆矢。宋鄭樵通志復有樂臺注本之著錄，然今皆已亡佚。是以古字、古言、錯簡、誤脫、觸處皆是，幾於不可句讀。至清代乾隆間，汪中始治此書，有校本及表微一

卷，今皆不傳。同時，畢沅、孫星衍、盧文昭等合力注釋，校讎，發行經訓堂墨子注十六卷。其後，王念孫摘條校注，爲讀墨子雜誌六卷；俞樾著墨子平議三卷；蘇時學著墨子刊誤若干卷。至光緒間，孫詒讓集諸家說，參酌折衷，更斷以己所得，著墨子間詁十五卷，詳密精審，實所未有。近有李笠者，復有墨子間詁校補之作，取各種版本與定本間詁互勘，並擷集近頃各家之說，參以己意，發明亦頗多。

三 墨家流派

墨子之學，在戰國當時，極爲隆盛，其徒屬滿天下，與儒者互爭思想界之霸權。呂氏春秋當染篇曰：『孔、墨之後學，顯榮於天下者衆矣，不可勝數；』又曰：『孔、墨徒屬彌衆，弟子彌豐；』可以見其盛況也。其直接受業於墨子者，如公輸篇曰：『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；』淮南子亦謂：『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。』然此三百人與百八十人者，因史無專紀，今已多不能舉。

其名姓。其見於本書及先秦諸子者，爲禽滑釐、高石子、高何、縣子碩、公尙過、耕柱、子、魏越、隋巢子、胡非子、管黔激、高孫子、治徒娛、跌鼻、曹公子、勝綽、彭輕生子、孟山、弦唐子等十五人。其中，隋巢子著書六篇，胡非子著書三篇。

又韓非子顯學篇云：『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……墨離爲三。』此三派傳授系次，今已不可得考。惟莊子天下篇有曰：『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，苦獲、已齒、鄧陵子之屬，俱誦墨經而倍謠不同，相謂「別墨」』云；則相里氏傳之五侯子，鄧陵氏一派又有苦獲、已齒，而爲南方之墨者也。

又莊子天下篇云：『以巨子爲聖人，皆願爲之尸，冀得爲其後世，』蓋墨家已寢假成爲一種宗教，而所謂『鉅子』者，卽其教主也。墨家鉅子見於呂氏春秋者，有孟勝、田襄子、腹䟽三人。

其爲墨家之餘流，而尤有重要之地位者，則有宋鉞、尹文、惠施、公孫龍等。

宋鉞宋人，孟子告子下作『宋輕』，莊子逍遙遊、韓非子顯學篇作『宋榮子』，荀子非十二子篇、天論篇等，與墨子並稱。觀其主張『人我之養，畢足而止』，『見侮不辱，救人之鬪，禁攻，寢兵，救世之戰』（莊子天下篇）與說秦楚罷兵（孟子告子下），當爲奉行墨子節用、非攻、兼愛等主義者。

惠施、公孫龍，皆所謂名家者流。魯勝墨辯注敘謂『墨子著書，依辯經以立名本；惠施、公孫龍祖述其學，以正別名』。惠施之說，莊子天下篇中所載最詳。公孫龍著書六篇傳世。二人之說皆與墨經出入，蓋在論理學方面發揮墨子之學者。

尹文，莊子天下篇中以與宋鉞並稱。公孫龍子跡府篇、呂氏春秋正名篇皆載尹文『見侮不辱』之論，當亦爲宋鉞之流亞。著書二篇。

四 墨學淵源

漢書藝文志謂

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；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；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；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。

又淮南子要略訓曰：

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久服喪生而害義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禹之時，天下大水，禹身執殳，以爲民先，別河而道九岐，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東海。當此之時，燒不暇殯，濡不給挖，死陵者葬陵，死澤者葬澤，故節財薄葬，閑服生焉。

班志九流之觀察，乃本於左傳所謂『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』之意。雖墨子曾學於史角之後，然此其所論，實多牽強附會。淮南之說差爲近是。墨學爲儒教之反抗，絕無疑義。蓋墨子旣生當孔學極盛之時，一般孔門弟子又多墨守教說，不顧

時勢之變遷；墨子乃起而自創新說，以與之抗。如孔子正名，墨子崇實；孔子不信鬼神，墨子則倡明鬼；孔子以富貴壽夭爲在於天命，墨子則唱非命；孔子以禮樂爲治國之要具，嘆美周代之文治，墨子則立非樂、節用、節葬之說；孔子明貴賤，辨親疏，墨子則主張兼愛、交利。惟謂墨子之學盡本於夏禹，則殊未確當。此節汪中墨子後序辯之詳矣。其言曰：

夏后氏三年之喪，既殯而致事，則夏之爲父三年矣。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，則夏之爲父三年矣。從是觀之，它服術可知也。士喪禮小斂奠，大斂奠，皆用夏祝，使夏后氏制喪三月，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？若夫陵死葬澤，澤死葬澤，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；荒政殺哀，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？

則淮南所謂『背周道而用夏政之說』甯有成立之餘地？總之，墨子之學純爲時勢之反動，而一本於其救世之熱誠者。魯問篇墨子答魏越之語，最足以表示此

種精神。其言曰：

凡入國，必擇務而從事焉。國家昏亂，則語之尚賢、尚同；國家貧，則語之節用、節葬；國家熹音、沈湎，則語之非樂、非命；國家淫僻無禮，則語之尊天、事鬼；國家務奪侵凌，則語之兼愛、非攻。故曰『擇務而從事焉。』

蓋墨子之學說，乃斟酌時代之需要，因事制宜以自成其一家之說者。如必謂其遵何制度，出何師說，則皆拘墟之見，不足信也。

五 學說概要

(一) 思想方法 墨子之學，在我國古代學術界中，實最多科學實驗之精神者。其經上下諸篇，既爲名學之先導，與歐洲之邏輯、印度之因明，相爲輝映，故其學說之立論，無不取首尾一貫之論理形式。其言曰：

凡出言談，則不可不先立儀而言。若不先立儀而言，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

朝夕焉也；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，必將未可得而從定也。（非命下）

蓋謂任何言論，無不須合於邏輯也。然則墨子邏輯之方法若何？非命下篇又曰：是故言有三法。何謂三法？曰：『有考之者；有原之者；有用之者。』惡乎考之？考先聖大王之事；惡乎原之？察衆之耳目之請；惡乎用之？發而爲政乎國，察萬民而觀之。此謂三法也。

三法亦謂之『三表』。上『考之』之一法，即所謂演繹法也；下『原之』、『用之』之二法，即所謂歸納法也。墨子全書之論證，殆無不出此方式。墨子斥空想，崇實行，其所以重視論理之應用者，蓋非偶然也。

（二）兼愛主義 墨子之根本主義，厥惟兼愛。彼以爲天下之禍亂，皆起於不相愛。不相愛，則思虧人以自利；人各思虧人以自利，則攻殺篡奪，社會不可以一日安矣。然則兼愛之道奈何？曰：

視人之國若視其國；視人之家若視其家；視人之身若視其身。（兼愛中）

蓋謂愛人猶愛己，而無所親疏厚薄於其間也。墨子更從自利方面以推論兼愛之不可以已，其言曰：

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，亦欲人愛利其親與？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？以說觀之，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。然卽吾惡先從事乃得此？……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，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。……大雅之所道曰：『無言而不讎，無德而不報；投我以桃，報之以李。』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，而惡人者必見惡也。（兼愛下）

卽謂愛人者，人亦從而愛之；結果，還是自愛。然則人更何樂而不兼愛人歟？至於墨子理想中之兼愛社會，如曰：

以兼爲正：是以聰耳明目，相與視聽乎；是以股肱畢強，相爲動宰乎；而有道肆相教誨。是以老而無妻子者，有所持養以終其壽；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，有所放依以長其身。（兼愛下）